

曲園叢書

14

484

26



門 4 4
號 484
卷 26



湖樓筆談三編盡錄其目自長至故弟一樓叢書之九
五帝紀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尙書高辛
以上無稽則略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
至高帝紀乃有劉媪夢龍白帝化蛇之事蓋當時方以
爲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爲好奇過矣
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子大業取
少典之子曰女華按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旣爲顓頊
苗裔則去黃帝遠矣况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黃帝
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

得娶之乎以五帝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
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
滴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
駱重婚西戎皆服婁敬之言和親其仿諸此乎然申駱
重婚而其後申侯卒以犬戎入寇履霜堅冰所由來漸
矣高帝紀八帝紀秦本紀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
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周本紀及封禪書竝
作合十七歲按秦昭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西
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自是至始皇元年適十七年

無七十七年也秦紀衍上七字漢書郊祀志誤從之
春秋之世吳楚稱王然夷狄大國無不稱王者秦本紀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秦甯公三年與亳戰
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秦穆公三
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
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獠
王然則吳楚之稱王亦沿夷狄之俗耳齊桓不以稱王
責楚其以此乎
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諡爲靖公又哀公卒太子夷
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夫太子而爵之以

公非禮也當時諸侯所未有也至唐而高宗諡太子宏
為孝敬皇帝元宗諡其兄憲為讓皇帝德宗諡其兄琮
為奉天皇帝代宗諡其弟俛為承天皇帝皆非可為典
要也

厲其公二年蜀人來賂五年楚人來賂六年義渠來賂
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不以聘問禮來而曰來賂先王
輕財重禮之意不復存矣春秋所以為戰國也

晉滅霍滅耿滅魏在獻公十六年為魯閔公元年晉世
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並與左氏合而秦本紀乃繫之武
公十三年按武公十三年為魯莊公九年是時曲沃未

并晉晉侯潛二十二年曲沃武公三十一年尚非獻公
也

莊襄王三年蒙騫攻魏高都汲拔之徐廣曰汲一作波
波縣亦在河內按年表魏景潛王三年秦拔我汲距莊
襄王三年已十年矣則蒙騫所拔者波也非汲也

韓魏趙皆故晉國而魏獨以晉稱秦獻公二十一年與
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按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
趙救之曲阿卽是年也是所謂晉者魏也孝公二十四
年與晉戰鴈門年表在二十三年作與晉戰岸門按魏
世家哀王二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

是所謂晉者亦魏也并有稱魏晉者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其曰魏晉猶言殷商也故梁惠王自云晉國綱目於赧王五十九年書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以為合春秋之書法而不知入秦者非赧王也西周君也按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於是有西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卒惠公立復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於是有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赧王立自成周遷於王城王城即河南也於是始與西周君同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

約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而赧王亦旋卒周本紀所書周君王赧卒是也西周君固無恙而為秦人遷於蕞狐是時無周天子而尚有西周君在蕞狐東周君在鞏至秦莊襄元年滅東西周周乃不祀合周秦兩紀觀之周之事迹甚明赧王初無入秦獻地之事綱目所書失之疎矣皇十八年秦滅周二十二年秦滅周秦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莊襄王立尊夏姬為夏太后後世人主追尊所生者仿乎此其始本於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至漢哀帝時有四太后前齊魯晉燕

秦滅六國以天下爲郡縣而古之建國猶有存者衛是也抑非獨此也莊襄王使呂不韋滅周盡入其國而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至始皇時未聞見奪則周君猶在也秦始皇十八年滅韓二十二年滅魏而韓魏滅亡之後尙有安陵君見於戰國策則安陵君猶在也陳項之亂掃地盡矣乃漢興而濱閩尙楚越之苗裔朝鮮猶故燕之遺民蓋封建之世其國皆歷千載之久根深蒂固非可一旦驅除至漢世大啓諸侯乃如萍梗之漂於江湖儼然而散亦可知古今之異勢矣秦之先伯翳賜姓嬴其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一曰若

木實費氏秦則大廉之後也是秦嬴姓鳥俗氏其後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又爲趙氏太史公於始皇本紀大書之曰姓趙氏不著其爲嬴姓者以見三代以下之卽以氏爲姓也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孔子世家曰姓孔氏同一書法世乃謂太史公混氏姓爲一果爾則直曰姓某足矣何必曰姓某氏哉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此乃臨文之宜賈山至言曰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其言雖正而以此罪始皇則過矣書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百世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其長守弗失傳之無窮哉
自古豈有萬歲天子斯言也乃晉人之清談非可登之
詔令

秦有列侯又有倫侯琅邪臺刻石云列侯武成侯王離
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
侯武信侯馮毋擇倫侯之名止見於此

秦刻碣石門曰墮壞城郭決通川防然則九河故道或
者於此時失之邪緯書稱齊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不足
據也

秦宗廟之制略見於二世元年羣臣之議其曰古者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
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賦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
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
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
極廟乃始皇二十七年所立亦曰太極廟漢代諸帝身
存而豫立廟本乎此古之人君有置禘之事無立廟之
文是固非禮矣至所言廟數則秦時博士之書具在當
必有據漢元成閒毀廟之議起韋元成以爲當存五廟
劉歆以爲當存七廟而無有及秦時之議者以其爲亡
國之事也乃後儒於鄭王之異同亦未嘗以此折之何

邪東坡論南北郊引王莽事曰議禮當問其是非而不
可以人廢

秦廢封建身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故趙高稱始皇帝
二十餘子今見於史者扶蘇胡亥公子將闔公子高而
已李斯傳注引辨士隱姓名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
死廢十七兒而立今上則胡亥乃始皇十八子也而史
稱胡亥為少子趙高亦曰諸公子盡帝兄則當始皇時
諸子已未必皆在矣繼以二世之屠戮遂無遺種楚靈
王有言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王子嬰本紀以
為始皇之孫李斯傳以為始皇之弟蓋不可考而徐廣

又以為始皇之弟子未知何據

阿房宮作於始皇三十五年而未成始皇崩即以作阿
房之人復土酈山至二世元年酈山事畢乃復作之年
表書十二月就阿房宮然二世二年李斯馮去疾馮劫
尚有且止阿房作者之請是阿房宮尚未成始皇自居
咸陽宮未得一日居阿房宮也唐杜牧之賦乃夸言而
非實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為秦王三十七年而崩故徐廣曰
年五十秦本紀云始皇五十一年而崩誤也又本紀二
十六年事年表為二十七年本紀二十七年事年表為

二十八年紀與表有一年之差
始皇紀二世三年沛公已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按高
帝紀遣魏人甯昌使秦然則望夷之事高固受計於沛
公也高本趙之疏屬索隱謂高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
報讐卒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未爲無據使子嬰不殺
趙高高祖入關必有所以處之矣東坡始皇論可爲人
主以刑餘爲周召之戒而非所以論高也然考蒙恬傳
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則索
隱謂高本趙公子自宮以進者亦未必然耳
項羽本紀於立楚懷王之後始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高祖本紀亦云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項梁號爲武
信君月表於二世元年九月項梁初起卽曰號武信君
非也

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
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
據漢書則此數言皆項梁謂會稽守語也守歎曰聞夫
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云云與史
記不同班固必別有所據
平時有忘軀犯顏之士臨難有徇義守死之臣秦之盛
也稱其德則賢於堯舜頌其功則過於湯武及其亡也

委而去之矣然則蘇角王離涉開泗川守陳留令此數人者君子不猶有取哉夫罪秦可也罪秦而罪及爲秦死者不可也讀史者當表而出之以爲忠義勸

鉅鹿之戰功不細矣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微項羽則趙旦夕破而章邯以勝軍還救秦沛公十萬之衆可坐縛矣夫南陽守在宛張良猶危之况章邯之兵乎故曰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

蒲將軍見項羽紀剛武侯見高帝紀而不著其姓名高起亦見高帝紀而不著其官爵史之失傳者多矣文帝紀封趙丞相嘉爲江陵侯徐廣曰姓蘇年表作江陽侯

則易其封徐廣注曰蘇一作藉則變其姓漢書年表亦作江陽侯而蘇嘉又作蘇息則譌其名噫烏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吾安所取信哉又景帝紀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功臣表係作嘉武陵作武陽此必有一誤徐廣疑其人有二名非也漢書景帝紀從史記帝紀作係功臣表從史記侯表作嘉各因舊文不加考覈至蕭何傳亦作嘉則但檢侯表未尋帝紀也乃歎古人讀書亦多疎略無怪後人之鹵莽滅裂矣

漢書於漢王卽皇帝位之後卽曰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史記無之按六年始

尊太公爲太上皇何高帝之先母而後父乎若后與太子俱尊而尊不及父益非人情矣蓋史失其年故總紀於卽位之下非必是年所舉行也漢初草創非有前典未必能如後代帝王一登天位尊崇之典秩然俱舉史記不書非疎略也

立淮南王英布月表在四年七月太公吕后歸自楚在九月高紀先叙太公吕后之歸而以立淮南王爲在會垓下之後韓信徙封楚王月表在五年正月漢王卽皇帝位在五年二月高紀稱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二王之立

紀表不同以本傳核之則皆本紀誤也

高帝紀七年更命酈邑曰新豐是時太上皇已崩矣漢書地理志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此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小說家所載耳非其實也

高帝紀皇甫謐曰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按秦昭王終五十六年高帝始六歲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得十歲始皇三十七年二世三年得五十三歲加高帝十二年得六十二歲而皇甫謐乃云六十三

者蓋從本紀以莊襄王爲四年也按始皇本紀始皇生於昭王四十八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據此則昭王五十六年始皇九歲加孝文王一年莊襄王三年適十三歲然則莊襄王安得有四年也本紀以莊襄王爲四年恐誤而皇甫之說亦爲不考矣

孝惠帝紀皇甫謐謂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二臣瓚以爲帝年十七卽位七年壽二十四二說不同以愚考之惠帝之崩年二十三夫謐以帝爲生於始皇三十七年加二世皇帝三年高帝十二年得十六歲加惠帝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皇甫謐謂生於始皇三

十七年者不誤特所謂二十二者誤耳夫瓚以爲帝年十七卽位是元年十七歲至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臣瓚謂年十七卽位者不誤特所謂二十四者誤耳

高后紀呂祿軍北軍呂產居南軍按高祖八年蕭何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皆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西南兩面無門闕矣以是考之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太尉之謀在先得北軍北軍旣得而南軍孤懸於外無能爲矣

秦廢謚法而以二世三世爲紀雖不師古而猶近質較
殷人之以十千爲號似爲勝之死而有謚周道也夏殷
本無謚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亦未足爲秦罪也漢
興諸事皆因秦舊而獨復謚法然高祖紀云上尊號爲
高皇帝文帝紀云上尊號曰孝文皇帝謂之尊號而不
曰謚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

文帝紀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滋侯姓徐名悍按惠景
間侯者年表松茲侯徐厲非悍也文帝遺詔屬國悍爲
將屯將軍悍不書姓而徐廣注以爲姓徐未知所據
景帝紀七年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夫婦人從夫夫在

而從其子之稱非名也漢書作立皇后王氏爲得其正
此當以漢書爲長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
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其文甚明漢
書作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
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然非注
不明矣此當以史記爲長

史記自文帝後元年至後七年每年書後景帝中元年
至中六年每年書中後元年至後三年每年書後漢書
但書後元年中元年而已是史記之密而漢書之疎也
然如後世有年號者亦將每年冠以年號乎太史公武

帝本紀不傳不知其書法又何如也

褚先生取封禪書作武帝本紀然亦有小異者如食巨棗大如瓜作食臣棗漢書郊祀志亦然恐史公原本本是臣字傳寫者誤也至紀與書異而勝於書者如書云天子識其手書紀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此當以紀爲長蓋牛腹中書必文成使人爲之非所自爲也書云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紀云神君最貴者大夫按神君乃巫之神以巫爲主人居帷幄中與人言卽所謂上郡有巫病而鬼神降之者也太一乃天神之最貴者漢祀太一有二其一則天

子三年親郊祠如雍郊之禮其一則亳人薄誘忌所奏祠以歲時致禮謂之薄忌太一是二者均與神君無涉也太一之佐曰五帝亦非大禁司命之屬也然則此太一當作大夫蓋巫神之貴者曰大夫耳秦漢時民俗相稱尊之則曰大夫若蕭何稱沛中吏是也巫覡鄙俚亦沿此稱非謂太一也亦當以紀爲長

史公作夏商周本紀又作三代世表而紀與表亦有不
同者夏本紀帝宁世表作帝子周本紀恭王翳扈懿王
艱世表翳作伊艱作堅孝王辟方世表無辟字太史公
竝存之而不易此可見其網羅放失之意矣是故魏世

家文侯都年表作文侯斯楚世家哀王猶年表作哀王
郝若斯之類非不能改也所以廣異聞也

夏本紀云帝孔甲立天降龍二與左氏所載蔡墨之言
合世表乃云孔甲淫亂不好德二龍去封禪書亦云孔
甲淫德好神二龍去之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括地圖
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豈龍固以禹時來
至孔甲時乃去邪太史公時左氏春秋傳未行然史公
固見其書史記亦採其說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
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陳世家甲戌己丑陳桓公
鮑卒以爲國亂再訃卽左氏之說也史通申左篇乃云

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
漢無所遵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有程嬰杵臼之
事然史公載此等事亦以廣異聞非不見左傳也孔甲
二龍事本紀與書表不同亦此意矣近人有謂太史公
時左傳未行無由據以筆之書何其疏邪

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
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按甲
乙主東方天地左海而中國之地東至於海而止故甲
乙在海外也云四海之外概言之耳漢書止作海外
天官書五殘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謂大字一作六此

亦誤也據漢書大字之下尙有而黃兩字文義方明史記奪之耳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按文昌六星非牢也在斗魁中者何星邪孟康注以爲天理四星及考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無司中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乃知所謂貴人之牢卽文昌六星中司災也注史記者當據漢書以正其誤而不必佻引也若漢書五行志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則以牢在魁中故云耳非謂魁卽牢也

昌黎曰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按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注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周密齊東野語據此以糾韓文之失愚考漢書天文志作循車道然則史記車通當亦車道之誤注承其誤而妄爲之說不足據也

太史公於張儀傳曰三晉多權變之士言縱橫強秦大抵皆三晉之人晉文公譎而不正豈其遺風邪齊自太公以陰謀佐周金匱之書陰符之經皆託於太公是以秦漢間方士多出燕齊漢武帝時齊人言神怪奇方者以萬計所從來遠矣惟魯當楚漢傾側擾攘之中絃歌

不輟其風俗固殊焉周公之政孔子之教不可及已
古稱淫祀無福是以不在祀典文仲蒙譏請改祀命武
子見美春秋之世尙知淫祀之非也至後世人鬼禱採
祭祀無制齊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祀楚有東皇太一雲
中君之歌而秦尤甚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巖諸逖之屬
皆莫知所自始國將亡聽於神不其然乎然猶上所崇
奉也秦有天下郡縣遠方之民得自奉祠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而淫祀徧天下矣越二百餘年而釋氏遂入中
國有開必先豈非秦人爲之嚆矢也哉
秦滅周而所奉有周天子之祠漢滅秦而所奉有秦二

世皇帝之祠然特巫覡之見耳非古者祭因國之義
秦取九鼎箸於周本紀九鼎入秦箸於秦本紀史公之
辭固甚明也始皇二十六年使人沒泗水求周鼎鼎不
言九非禹鼎也禹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燬於咸陽
三月之火矣封禪書云周之九鼎入於秦又云或曰宋
大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乃方士新垣平輩之
妄說也夫周鼎自在雒邑何緣而入泗水乎宋之社亡
又與周鼎何預乎且年表載宋大丘社亡於周顯王之
三十三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
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尙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

必出之言安得已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卽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於顯王四十二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有二年矣漢郊祀志又曰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尤爲無據當秦之世豈復有宋哉故知九鼎入秦史公之實錄九鼎沒泗方士之空談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也

齊田氏在春秋始終以陳氏稱而史公謂敬仲奔齊卽改姓田氏者古田陳同聲也然春秋時自稱陳戰國時自稱田恐史公據後以改前非其實也陳之變爲田當

必有說年表齊平公驚元年云齊自是稱田氏按平公時雖政在大夫而變君之姓以從臣恐無其事或者陳氏於是年始改稱田氏而史公誤爲此說耳考世家平公卽位田常州之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是乃田氏有齊之始變陳爲田當在此時也

魯亡於頃公齊亡於康公晉亡於靜公國亡矣其君何以有謚也鄭君乙世家無謚而年表曰鄭康公則亦有謚也宋王偃史記無謚而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作宋獻王則亦有謚也楊倞注荀子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爲謚然則魯鄭諸君之有謚或亦其臣子所爲猶

金主守緒之縊承麟謚之曰哀宗其遺臣私爲之謚則或曰閔宗或曰義宗也若齊康公晉靜公則或曰齊三晉之所爲猶魏謚山陽公爲獻皇帝晉謚陳畱公爲元皇帝也

燕昭王築宮求士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然此三人中惟樂毅乃眞士也鄒衍雖能著書無益人國劇辛反覆小人卒爲龐煖所殺然則燕昭之駿牛亦葉公之龍耳其後太子丹養士二十人荆軻之外無聞焉養士豈易言哉

春秋昭公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楚平

王立而後得復封也史記十二國年表於魯昭九年己書陳惠公吳元年魯昭十二年己書蔡侯廬元年至昭十三年蔡則二年陳則五年矣按陳世家楚平王求攻陳悼太子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是惠公不以卽位之年爲元而以哀公卒之明年爲元年蔡亦必如是史公所書本其國史之原文也意古者亡國復封類然乃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也

宋萬立公子游爲君是公子游乃賊黨也左傳書殺子游於師蓋不以爲君史公易殺爲弑稱之曰新君游此

必本宋國史記之元文噫非南董之筆矣此宋之文所以不足徵也

趙世家云晉定公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簡子不成禮於其君猶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我則食食也史公所載自有所本顧亭林日知錄乃謂即左傳降於喪食之事史公誤解而為此文然其下又云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則史公原未嘗誤解左傳也

年表魏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瑩生據世家則瑩乃文侯子擊之子而謂之太子是太子之子亦稱太子也其亦

稱太子者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本乎父不得舍其父而本乎祖也秦本紀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罃公罃公之長子為太子夫罃公之長子文公之孫也然曰太子者父雖亡猶繫之父也後世不達此義於是乎有皇太孫之名

魏世家哀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年表哀王五年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而秦本紀云惠文王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其將犀首走夫犀首即公孫衍魏人也而以爲韓將是本紀之誤也世家年表並言取曲沃而本紀獨言

取焦考魏世家及年表魏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則曲沃入秦久矣何於哀王五年又云取曲沃乎是又世家年表之誤也

太史公曰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按楚之滅杞在周定王之二十四年而周敬王時句踐已卽位元王時句踐已滅吳矣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是句踐之霸在楚滅杞之前太史公乃謂杞滅而後句踐興誤也

戰國策聶政刺韓傀兼中烈侯按韓世家烈侯二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

侯立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是哀侯見弑而烈侯不見弑國策云兼中烈侯豈未中要害故不死邪考刺客傳又以聶政事爲在哀侯時夫哀侯固見弑者也且聶政之刺嚴仲子使之或卽世家所書韓嚴乎然則戰國策記載自得當時之實特誤以哀侯爲烈侯耳
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合四十一縣六國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其數不同按商君傳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疑本紀四字誤也古三四字多積畫往往致誤
穰侯傳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按六國表秦昭

王十二年穰侯魏冉爲丞相十五年魏冉免二十六年
魏冉復爲丞相據此則當云相秦四歲而免免十一年
而復相也疑本傳誤
屈原傳叙事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讀趙世
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
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
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叙
事中人議論與屈原傳同古人之文無成法也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自是田和列爲諸侯稱
元年然年表仍大書康公之年其間太公和二年桓公

午六年皆不書也至二十六年康公卒齊無君矣然後
書齊威王元年是亦史公興滅繼絕之義也後之作史
者不達此義乃有當漢帝在位魏未受禪而大書黃初
元年者

趙良曰孔丘有言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良
本秦人而能稱述闕里緒言蔡澤亦云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知戰國之世已家
有孔氏之書矣

歐陽公曰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愚按蘇秦說趙肅侯
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蓋朋黨之名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至西漢時弘恭石顯之徒以蕭望之劉更生等爲朋黨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

古未有以所居爲號者幼名冠字死則以謚仲尼不稱闕里子輿不號武城樛里子傳樛里子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蘇秦傳鬼谷先生澹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爲號蓋以所居爲號始見於此濂溪伊川乃襲此稱後之道學

先王遂無不以是爲號夫亦習而不察也

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紀其文略不具然則古之史皆名史記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是孔子所修亦名史記也太史公本秦紀以成書名曰史記蓋因乎古也又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衛世家云子讀世家言近世趙耘菘氏箸陔餘叢考據此謂本紀世家其名皆有所本獨傳之名創自史公愚按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然則傳之名亦有所本矣

史公叙秦以前事皆本其國史之文蓋戰國時史職未廢觀秦趙澠池之會可見雖經秦火亦頗有存者燕世家稱今王喜此卽其國史之文也至秦漢以後網羅放失爲力尤勤刺客傳贊云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樊鄴滕灌列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酈生陸賈列傳贊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此其勤與懷鉛提槩者等而方言第一時之空談史記乃千古之實錄又未可同日語也

黃歇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

蔡澤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趙高曰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皆黃老之說蓋自河上丈人傳安期生安期生三傳而至樂巨公樂巨公傳蓋公爲曹參師而田叔亦學黃老於樂毅公戰國楚漢之際相傳不絕漢初崇尚黃老其來有自矣

虞卿無名荆軻無姓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是其名不傳也荆軻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是其姓不傳也

高祖紀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漢舊法

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
令言其後以爲常按此說非也始皇本紀其議帝號李
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則秦詔令已用其
字矣其乃古語左傳成公十三年其承甯諸侯以退昭
公三十二年其委之伯父春秋時語已如此又按盤庚
曰其惟致告金縢曰其新迎則三代之書亦有之矣
蒯成侯周緤傳賜殺人不死後世鐵券之賜其仿於此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容齋續筆據漢書公
卿表謂釋之未嘗以廷尉事景帝愚按此論似密而實

疎蓋史公於傳首卽云張廷尉釋之傳中一則曰張廷
尉再則曰張廷尉然則所謂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乃仍
其故稱耳非謂以廷尉事景帝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罔亦少密焉今觀年表所載有
以謀反國除者斯固法所宜爾也他如武昌侯德坐傷
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猶曰重民命也又如蓼侯臧坐
爲太常南陵橋壞國除廣阿侯越坐爲太常酒酸國除
猶曰嚴祀事也卽如曲城侯臬桑坐知民不用赤仄錢
爲賦國除樂成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國除猶曰撓時
禁也乃至芒侯申坐尙南宮公主不敬國除矣所侯宅

坐從射擅罷國除矣絳陽侯祿甯侯指坐出訶國除矣
武原侯不害坐葬過律國除矣高苑侯信坐出入屬車
聞國除矣安丘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矣噫祖父
累百戰之功而得國子孫負一朝之過而失侯遂使降
將無反顧之心功臣有自危之意亦豈長有天下之道
哉又國除後世出此句
酷吏周陽由傳云與汲黯俱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夫以汲直之守正而謂
與由同為校固失臯鸞之辨而班固作漢書乃刪去與
俱二字直云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

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則以汲長孺為畏周陽由矣夫於
衛青且揖之而於周陽由乃不敢均茵馮乎呂成公所
以譏班固之陋也王伯厚乃謂班史本史記誤矣
殷本紀武乙無道為革囊盛血而仰射之名曰射天宋
世家宋偃王盛血以革囊懸而射之名曰射天龜策傳
紂殺人六畜以革為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
爭彊三君所為如出一轍何哉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

太史公自叙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漢書
司馬遷傳誤以奔秦為奔魏師古曰魏國在獻公時已

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小顏此注蓋未考史公元文也

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為某事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非漢以後之人所識也褚先生補史記張宴已譏其鄙俚然其人亦未易輕者漢書儒林傳褚少孫與張幼君唐長賓並受詩於王吉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是固有功於經學者矣元成間王氏嚮盛少孫補建元以來漢者年表於陽平侯王稚君云初元以來方盛費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

湖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此可見少孫雖與同時而不屑依附乃真不辱其師傳者以視樓君卿谷子雲之徒猶腐鼠也論者以旗亭之論謂其附霍一大將軍寬矣一人也蓋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

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湖樓筆談三廉也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乃專以孝舉之證瀆于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並其登武帝登中嶽太室聞若有言萬歲此人所習知也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此又一事

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小頗此注蓋未考史公元文也

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為某事
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

古賦對筆題二叔必有所自非漢以後之人所識也
褚先生補史記張宴已識其鄙俚然其人亦未易輕者

漢大將軍京矣少孫與張幼君唐長寶並受詩於王吉
山曰嶼谷于雲之封際風鼠以齋亭之齋備其州靈

成則雖與同制而不亂於制六其不尋其祖軒齊以顯對
王穆多尋其氏未聞其旨朕烈讀宜公國寒此此百見少符



湖樓筆談四

弟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謂孝與廉各
一人非郡國各一人也蓋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
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
當免是孝重於廉也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乃
專以孝舉之證淳于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
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竝其證
武帝登中嶽太室聞若有言萬歲此人所習知也漢書
武帝紀天漢三年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此又一事

人罕知者夏侯勝傳載宣帝詔議立武帝廟樂但云山稱萬歲不言其爲何山也
除詆言令見高后紀而文帝紀又有誹謗詆言勿聽治之詔罷三服官見元帝紀而哀帝紀又有齊三服官皆止無作輸之詔豈除而不盡邪抑罷而復設邪積重難返豈不信夫
後漢書徐璆傳注引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敢用按此說非也漢書百官表云諸侯王金璽繡綬師古注引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某王之璽然則漢諸侯

王固得稱璽故賜匈奴單于印亦稱璽比之於諸侯王也

食貨志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非赤仄不得行此事武帝本紀不書不知其爲何年然云是歲張湯死則是元鼎二年也其上乃云自鑄白銀五銖錢後五歲按鑄白銀在元狩四年鑄五銖錢在元狩五年以是考之則鑄赤仄又當在後矣愚按功臣侯表曲成侯皇柔元鼎二年坐爲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則知赤仄之鑄在元鼎二年又鄆侯仲居元鼎三年坐爲太常收赤仄錢不收完爲城旦則知赤仄錢至

元鼎三年已廢不行食貨志所云鑄白銀五銖錢後五歲乃沿史記之誤而未及正也
百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似相國丞相乃通稱耳然觀史記呂不韋傳莊襄王以爲丞相太子政立尊爲相國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曹參世家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周勃世家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是相國丞相非一官而相國更尊於丞相也百官志但沿後世所通稱者爲說而未溯其初耳

史記高帝紀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嚮爭權天下此數語亦見韓王信傳而淮陰侯傳初無是言也故徐廣注其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其辭甚明至班固作漢書誤以韓信爲淮陰侯因增入蕭何追信事而以此數語屬之淮陰侯矣然於韓王信傳仍從史記載此數語師古遂疑之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列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蓋不知班史高紀之誤而反疑此傳所載史記之原文遂

成千古之誤又班固於高紀則誤而韓彭英盧列傳亦止載史記原文未嘗增韓王信語也師古云云抑又誤矣

史記高祖十年大書春夏無事漢書乃有夏五月太上皇后崩之文如淳晉灼竝以爲無此事而史記項羽本紀云羽取漢王父母妻子又云歸漢王父母妻子則高祖又似有母李奇以太上皇后爲高帝後母證以楚元王交爲高祖同父弟則李奇之說容或有據但高祖之母止追尊爲夫人呂后時始尊爲后而後母乃先有皇后之稱乎殆不然矣按荀悅漢紀夏五月太上皇崩秋

七月太上皇葬萬年則知班史於五月衍一后字於七月衍一崩字遂成此誤耳若陸士衡漢高祖功臣贊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此乃謂太公與呂后猶鄒陽上吳王書所云惠后惠者惠帝后者呂后也古人不以爲嫌也以爲太上皇后之證恐未足據

孝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家皆以或詐僞爲吏絕句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按下文但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初不言詐自稱吏者宜如何禁絕則師古說非也本文蓋有衍字當作或詐偽吏以貨賂爲市因僞下誤衍爲字乃於吏下又沾吏字以就文勢耳武紀元狩六年詔曰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此云詐僞吏彼云擣度吏義正一律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然則詐僞之與擣虔二者同科

孝哀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悃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延乃起字之誤起古起字惟其起於側

陋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起字書傳罕見因誤作延師古注曰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則所見本已誤故曲爲之說而於文勢未合王氏念孫讀書稊志因欲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以就文勢義亦未安皆由不知延爲起之誤字也

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未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按八歲以下本作七歲以下孝平紀元始三年詔曰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宅皆無得繫是其證也禮記曲禮篇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此正漢制

所本今作八歲以下蓋涉上句八十而誤下文又述成
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以爲合於三赦之法然則漢制
皆以七歲爲斷益明矣

蕭何傳子祿薨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
陽侯至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愚按史記蕭何
世家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
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史記原文止如此未嘗有封
何夫人之事也又考史記功臣侯表惠帝三年哀侯祿
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孝文元年同有罪

封何小子延元年然則同乃祿之弟史記侯表甚明而
漢書乃以爲何之夫人此是班固別有所據然史公生
西京時終當以史記爲正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是
道之名漢已有之百官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是漢之道乃以轄蠻
夷之地故惟零陵廣漢越巂武都隴西天水諸郡有之
又紀傳中屢稱縣道是道卑於縣也自唐分天下爲十
五道而道之名始尊矣

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故有部刺史之名所謂部者若唐

六
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楊惲傳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此則後世六部之名所由始矣

古今人表張宴已譏其紛錯然所指摘亦未盡也夫其所列爲上上者自伏羲神農以至周公孔子十數人耳乃周公之後孔子之前數百年中獨列一弗父何弗父何固賢矣恐未足以與於此也鮫之妃女志有嬖氏湯之妃亦有嬖氏此二有嬖氏者於經傳初不見其美惡乃一則以鮫之故而置之第八一則以湯之故而置之第二是謂附驥尾而彰入鮑肆而臭非表也桀紂之罪

宜亦同科而桀與末嬉第八紂與妲己第九坐跖躄而課貪廉畫嫫鹽而評妍醜固何據也周王子猛衛世子共伯不幸短命未聞其罪而列下下此何爲者且表列九等而復標聖人仁人知人之名如齊召忽宋仇牧晉荀息之徒吾未見其爲知也文王太姒則曰仁人武王邑姜則曰知人孔氏之徒亦爲區別顏閔爲仁游夏爲知若斯之類咸所未喻學者但以資多識可耳其所品題固弗論也

顏氏家訓云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桐撞乃成有一後進以爲種桐時大官釀馬酒

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按顏氏但辨桐之非桐而未及此句之義也是時哀帝詔罷樂府官故孔光何武議云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蓋百四十二人中罷遣其七十人餘者給大官使桐撞馬酒卽詔書所謂別屬他官也若以桐爲桐是直謂以桐馬酒給此七十二人矣句讀之不知而欲言史學哉顏氏當日未知以此曉之否

周子南君姬喜殷紹嘉侯孔何齊褒魯節侯公子寬褒成侯孔均此皆以先聖之後封者而列之外戚恩澤侯表殊失其倫此當與高帝十年所封樂毅之後華成君

竝爲一表也

食貨志孝文五年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以稜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則漢之錢有以錫鑄者矣武帝時造銀錫白金如淳曰稜鑄銀錫爲白金是錫在漢時固充國用自唐以下天下常患乎無銅於是有禁銅於民間者有市銅於外夷者而莫議及錫何也

周官所載官數但曰人而已如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是也然廋人職曰正校人員選則員之名亦古矣漢百官志始有吏員之名乃漢時不獨吏稱員功臣

侯表東茅侯告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員數也此民之以員稱也禮樂志琴工員五人柱工員二人繩絃工員六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此工之以員稱也翼奉傳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員此後宮之以員稱也蓋有定數皆曰員故博士弟子亦稱員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右右將是牽牛河鼓非一星丹元子步天歌所謂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是也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此古人考之不審耳後人承爾雅之誤而又誤其聲爲黃姑於是古詩有黃姑織女時相見之語又誤以黃

姑爲織女於是李後主有迢迢牽牛星粲粲黃姑女之詩轉展相沿失之彌遠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愚因此思春秋所書星隕如雨當亦此類不必讀如爲而以合左氏之說

古者每易一官必鑄一印授之故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未至郡而已懷會稽太守章至宋孔琳之始建議除之見南史然以漢書考之亦不盡然周昌傳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此

印非卽周昌之印乎又地理志汝南郡慎陽注師古曰慎字本作慎闕駟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此亦可見漢世之制非易官必易印也地理志有平的縣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據此則漢世本有的字近人或因說文有的無的而欲改周易之的類中庸之的然盡作的字則好古而泥者也韓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然則淮陰此言其聞諸留侯者乎所謂人者或卽留侯也范少伯之去以書招文種留侯之於淮陰當亦不能無言也惜兩人均不能用耳

蕭何傳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雖任法而其取吏乃如此酷吏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初議論猶然至武帝時吏益務爲嚴峻如禹者又號爲平吾是以知武宣之間其吏治不減於暴秦世之訾秦者未見及此也

楚漢之際受封者虛建名號而不必實有其地如曹參之爲建成君灌嬰之爲昌文君樊噲之爲賢成君傅寬之爲共德君皆師古所謂楚漢之際權設寵榮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是也若靳歙封臨平君按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則實有封邑矣而史漢均無注豈誤以爲虛

封邪

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古文段廁爲側所謂踞廁者坐不正耳師古於張釋之傳訓廁爲邊側而於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竊謂武帝雖倨亦何至於溷上見大臣哉史記呂后本紀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漢書外戚傳云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然則史公所謂廁中者亦未必爲溷中也

初學記引漢官云秦漢秩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

石比二千石凡四等比二千石月得粟百石二千石月得粟百二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粟百五十石中二千石月得粟百八十石而漢書百官公卿表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而無真二千石後漢書百官志亦然愚按汲長孺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朱博傳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外戚傳姪娥視中二千石俗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則漢制自有真二千石初學記所引可補史之闕

藝文志曲臺后蒼記九篇晉灼曰天子射宮也愚按曲

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曰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宣室温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三輔黃圖所謂未央宮東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卽此也使卽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后蒼爲記亦必在此蓋卽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爲天子射宮也

賈生弔屈原文闌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愚按師古之音非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是植與置古通用倒植猶倒置耳

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封禪文靈囿賓於閒館大人賦悉徵靈囿而選之相如文每喜相襲且如子虛上林皆一時奏御之作而旣云轉鞠輪又云轉白鹿旣云軼野馬又云軼赤電旣云捷狡兔又云捷鷓雛旣云掩兔麟鹿又云麟距虛如此類不可勝舉蓋本無實事而徒以夸誕之言飾而成之無惑乎語之重字之複也余嘗謂

相如出而漢文衰信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間者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蓋漢時每有恩詔輒賜民爵一級意其時民得自爲賣買也此亦可見漢爵之不足重矣

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按此注非是據其下云十五學擊劍蓋自十三至十五適三年學書至三年則於文史已足用矣故又學劍也其云三冬猶云三秋耳非必至冬日乃學書也

嚴助傳稱東方朔上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然
漢武起上林苑吾丘壽王成之而諫之者朔也辟戟之言義形於色雖汲直不過焉尙謂其俳優哉其非有先生論曰放鄭聲遠佞人薄賦斂省刑辟然則先生之論皆孔孟之緒言其所欲設施於漢者可知矣史乃稱其專言商鞅韓非豈知朔乎又述楊雄之言謂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噫子雲作大元擬周易法言擬論語可謂純矣晚節不終至有美新之作所謂純者安在哉
史稱張歐爲廷尉未嘗按人王伯厚謂鼂錯之死張叔劾奏安得云不按人哉余亦謂于定國爲廷尉稱無寃民而楊惲之獄定國撫拾口語以爲左驗此亦安得云

無冤也本傳不書爲之諱耳然其實不可掩也若張釋
之者豈不賢哉

陳萬年傳萬年召咸教戒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
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兒詔也然陳咸後以久滯郡
守賂遺陳湯入爲少府與其父傾家賂許史何異喪其
初心矣況所至以殺伐立威死者歲數百千人固不如
乃翁之廉平也

鼂錯之父呼錯爲公霍去病之父見去病稱臣皆漢世
風俗之陋也太公之於高祖有以先之矣

傅介子之誅樓蘭王誘以金帛醉而刺之以堂堂之漢

而行荆軻聶政之事甚爲中國蓋不如常惠之責龜茲
段會宗之誅番丘遠矣况以比甘陳乎謂之立功異域
吾不信也

漢人重舉主實爲座主門生之濫觴雖其意良厚然而
私也王駿傳光祿勳匡衡舉駿有專對才後駿爲司隸
校尉奏免丞相匡衡此則不媿古之遺直後世若張陵
之於梁冀卻詵之於崔洪榮毗之於楊素皆伸公憲以
報私恩君子人與

貢禹傳三工官費五千萬師古注謂少府之屬官是也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此說

非是考地理志工官凡九河南郡也潁川郡也太山郡也廣漢郡也河內郡之懷也蜀郡之成都也南陽郡之宛也濟南郡之東平陵也太山郡之奉高也安得云三工官乎師古糾之亦未及此

彭宣傳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注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按兩龔傳勝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是漢固有王國人不得在京師之制然以他傳考之爰盎楚人枚乘嚴助朱買臣吳人韓安國梁人主父偃齊人又鹽鐵論魯國萬生之徒咸集闕廷漢世王國人之在京師者多矣然則此制當起於元成

問彭宣所以仕至廷尉而復出也李奇之注未覈

王貢兩龔鮑傳首列鄭子真嚴君平而末附薛方郇越郇相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表章清節勝太史公之傳游俠多矣惟紀逡及唐林唐遵竝仕莽朝而亦屢其間未免失荃茅之辨按唐林當哀帝之初已爲尚書令頗持正論見傳喜傳晚節不終惜哉衛青傳民母服虔曰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丙吉傳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問者愚按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虔所解未得古

人之旨

睦孟因大石自立僵柳復起使友人內官長賜上言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此真妄人也其後王莽曹丕先後篡逆皆言漢承堯後宜有禪代未必非此等議論啓之以詿言誅死宜矣宣帝興自民間乃官其子甚無謂也

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印愚按燥溼之氣炭受之而鐵不受故足以驗陰陽若土

則亦能受燥溼之氣與炭不異恐低則俱低印則俱印不足驗也然則以鐵易土固勝之矣

殷太史執簡爭紂當立而紂亡國伍子胥以死爭於闔閭立夫差而夫差以滅漢史丹伏青蒲爭太子不當廢太子立是爲成帝而王氏之盛自此始遂以篡漢諸君子所議非不正而天之亡人國豈意計所能料哉
衛青霍去病名見佞幸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軍功也
張湯杜周名見酷吏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賢子也周仁之名亦見佞幸傳而得與雋不疑張歐同爲一傳幾於韓非老子矣若楊僕因爲御史督關中盜賊治放尹

齊故史列之酷吏然考其生平以南越功封侯又破東越其後以朝鮮事失爵與郅甯之徒專以殘酷見者不同似宜入列傳也

蘇建傳不過數語而附其子蘇武傳甚詳竊謂當立蘇武傳而父建附見其首若唐書劉全諒傳不過數語而附其父劉客奴傳甚詳則當立劉客奴傳而子全諒附見其末凡此皆史家體例之可議者也

太史公葺以蠶室張安世傳兄賀下蠶室西域傳樓蘭王質子坐漢法下蠶室外戚傳許皇后父廣漢下蠶室蠶室之義注家所說皆未明按咸宣傳闌入上林中蠶

室然則蠶室乃上林中室也

古諸侯皆有史秦漢以降無聞焉然考之漢書何竝爲潁川太守見紀潁川名次黃霸見本傳王閔爲牧守所至見紀見董賢傳是則漢時郡國必有記註亦史之遺也

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晉朱序母築城號夫人城亦有所本世傳范良妻事疑卽范夫人事而傳者失其實也

古婦人不以名行而漢書所載婦人之名甚衆如衛青

傳衛媪長女君儒次女少兒次女子夫張安世傳女孫敬霍光傳夫人顯女成君義縱傳姊姁陳遵傳陳遂妻君甯又寡婦左阿君此類不可勝數外戚傳女醫淳于衍字少夫并以字行矣成帝所幸曹宮亦稱偉能或亦其字乎他若元帝宮人有王昭君而廣陵厲王胥所幸八子又有郭昭君東方朔小妻名細君而江都王建女亦名細君史書僻處人所忽略因記於此
西王母見於山海經汲冢周書史記亦有造父御穆王西巡守見西王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西王母之所在迄無知之者漢書西域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見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楊雄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慮如此可見漢人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也故哀帝時民間相傳行西王母籌而王莽作大誥曰太皇太后配元生成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則并託之爲符命矣至大宛傳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十匹李廣利傳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令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此自謂大宛之王名母寡者陳湯傳

又作母鼓與西王母初不相涉世儒強作曉事輒曰西王母西方國名漢時嘗得西王母之頭豈不謬哉孝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爲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然漢世稱長公主者非必帝之姊妹也外戚傳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太子女爲長公主是時文帝在而已云長公主是女亦可云長公主非必姊妹也蓋男之長者爲太子女之長者爲長公主曰太曰長其義一也古大太同字僖八年左氏經文禘於太廟正義曰太廟廟之大者是太廟卽大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以登介丘注云介大也丘山大

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是太山卽大山也以是推之太子卽大子也知太子之義而長公主之義亦明矣

王氏五侯之初起也起土山漸臺百姓歌之曰土山漸臺西白虎及王莽之敗也死於漸臺地雖異名則同焉又王莽卽眞拜甄豐爲更始將軍遣五威將班符命於天下有曰海內更始及劉聖公起以更始建元此與魏起安世殿而晉武帝字安世後周華嶽頌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隋文帝立改元仁壽事正相類皆幾之先見者也

王莽一庸妄子耳其矯誣之詞凌亂之政班固乃備載無遺陋矣魏之纂漢也其臣下勸進稱述功德援引符命見於裴松之注者幾萬餘言而陳壽作三國志削而不書其見高於班固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後世頌宰輔者輒引爲美談愚按平當子晏仕至大司徒而莽之篡也曾不能死其位反爲莽太傅又分陝爲左相此豈特莽大夫已哉漢書不爲立傳蓋削之也平氏父子非令典世但習而不察耳

張竦字伯松見陳遵傳史稱其廉謹自守然竦爲陳崇作奏頌莽功德凡千餘言又爲劉嘉作奏言安衆侯崇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噫何言之忍哉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益以施之劉闢讀者猶病之竦之言不亦喪心病狂之甚哉其悖逆如此何以爲廉謹自守也又曰拂其頭衝其匈又其軀切其肌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是亦四其御史矣張京兆乃有此孫惜哉世人徒於陳遵傳見之幾以爲禮法之士亦未一考王莽傳也古列國之史皆名史記故太史公之書亦因其名至班

因之史名之曰漢書是直欲追配唐虞三代之書也又叙傳以諸帝紀爲春秋考紀則又將續獲麟之筆矣其箸述之意可爲盛哉文中子作元經以擬春秋遂蹈吳越僭王之罪此後世之刻論古人無是也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與漢書小有異同處要皆不及班書日知錄采其一二事今細核之亦殊不然其一事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

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爲長今按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此二說解進字不同而要之遂負帝也非帝負遂也故璽書云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蓋戲爲索債之辭故引君甯爲證見非空言也遂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其已更赦令雖有宿負當蒙恩免也荀紀乃云帝數負遂此與漢書正相矛盾夫遂負帝則可引赦令以自解帝

負遂而遂引赦令解之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為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則師古已釋之矣又一事曰元康三年三月詔曰骨肉之親放而不誅漢書作祭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為長按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宣紀祭字顧氏謂當作粲據說文粲散之義則粲與析義可相通而祭字之誤無疑荀紀作放而不誅其義又別夫既云放而不誅則雖免誅夷猶當流放下乃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文義不屬矣此事亦仍以漢書為長但祭當為粲則誠如顧氏說不

可不知耳

德清俞樾

湖樓筆談四

正名乎鄭康成謂正書字也自周內史達
名之職廢而文字之閒日趨簡易如馬頭人為長人
十為斗見於許氏說文序龍鬣從龜亂辭從舌席下
為帶惡上安西柳旁著片離邊作禹見於陸氏經典釋
入序覺學從與泰恭從小置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
不美下為火衰下為衣極下為黠見於張守節史記正
序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
先人為老見於顏氏家訓姓此之流布滿經傳良由

自遂而遂引赦令解之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爲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則師古已釋之矣又一事曰元康三年三月詔曰骨肉之親放而不誅漢書作祭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按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宣紀祭字顧氏謂當作槩據說文槩散之義則槩與析義可相通而祭字之誤無疑荀紀作放則對筆意固又別夫既云放而不誅則雖免誅夷猶當流放下乃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文義不屬矣西不映耳以漢書爲長但祭當爲槩則誠如顧氏說不

湖樓筆談五

德清俞樾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康成謂正書字也自周內史達書名之職廢而文字之間日趨簡易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見於許氏說文序龍鼉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爲帶惡上安西析旁著片離邊作禹見於陸氏經典釋文序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美下爲火哀下爲衣極下爲點見於張守節史記正義序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見於顏氏家訓如此之流布滿經傳良由

秉字李翊夫人碑眉作眉則似眉字孫叔敖碑塗作塗
則似塗字嚴發碑身作牙則似牙字苑鎮碑身作耳則
似耳字北海相景君碑陰幹作干則似午字麟作駿則
似駿字韓勅碑兩側題名淳作淳則似淳字張納功德
叙賁作賁則似賁字魯峻碑陰般作般則似般字王作
王則似王字魯峻石壁畫象解作解則似解字吳仲山
碑刷作刷則似割字衡方碑寮作賓則似賓字鄭固碑
牙作耳則似耳字唐公房碑房作防則似防字孔耽神
祠碑成作彔則似求字議郎元賓碑剛作多則似多字
太尉公墓中畫像太作伏則似伏字校官碑介作爪則

似爪字唐扶頌奮作奮則似奮字徐氏紀產碑冠作寇
則似寇字嚴訢碑貌作類則似類字張遷碑雪作雪則
似虐字楊統碑克作官則似官字金恭碑兆作兆則似
水字周憬功勳銘德作促則似促字陳寔碑美作弄則
似弄字韓勅後碑耳作瓦則似瓦字夫般般字近禹河
失鉤股之名房防形同漢史沒宣房之實竊恐經典中
因隸體混淆以致沿訛千古者殆不少矣聊記大凡以
俟好學深思之士

許君作說文正篆之下更出重文廣蒐古籀之文亦存
或作之體足見探索之勤矣然亦有實係重文而誤收

兩部學者但觀其音義之同可知其本爲一字如敎擊也椽擊也則敎椽一字也屏蔽也屏蔽也則屏屏一字也後迹也銜迹也則後銜一字也睨衰視也頤旁視也則睨頤一字也親至也親至也則親親一字也晏安也晏安也則晏晏一字也攢習也遺習也則攢遺一字也遺媒遺也嬾媒嬾也則遺嬾一字也譎權詐也僞權詐也則譎僞一字也踳僵也趨僵也則踳趨一字也連遠也趨遠也則連趨一字也勅彊也倏彊也則勅倏一字也慄疾也慄疾也則慄慄一字也嫖輕也嫖輕也則嫖嫖一字也竄塞也填塞也則竄填一字也諳知也諳知

也則諳諳一字也滄寒也滄寒也則滄滄一字也頤頸飾也嬰頸飾也則頤嬰一字也紐襍飯也鈕襍飯也則鈕鈕一字也襪行兒躍行兒則襪躍一字也如此之類雖居兩部實是一文區以別之乃其偶不照耳說文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有似隱僻不適於用而實爲經典正文者錢氏大昕潛研堂集陳氏壽祺左海經辨皆曾枚舉之可云略備矣今復加蒐輯以增益其所未盡在周易則敎卽德施替也之施瘕卽明夷之夷儻卽三歲不覿之覿備卽有疾憊也之憊曼卽引而申之之申惕卽交易而退之易在尙書則薄卽篠簜旣敷

之敷趨卽左傳所引夏書適人之適改卽僞泰誓傳妲
己之已鄭卽序巢伯來朝之巢在詩則報卽展轉反側
之展將卽福履將之之將祿卽象服是宜之象敷卽式
微式微之微憾卽自貽伊戚之戚扶卽山有扶蘇之扶
執卽在城闕兮之闕投卽伯也執殳之殳屨卽厭厭良
人之厭藐卽鞞鞞淺屨之淺鬢卽綢直如髮之綢緄卽
題彼脊令之題挽卽汝覆說之之說憤卽無不潰止之
潰殄卽敦弓旣堅之敦奄卽文王之德之純之純夷卽
有夷之行之夷惘卽白牡駢剛之剛盃卽亦有和羹之
和媪卽不僭不濫之濫獮卽萋楚箋狡狴之狴羸卽蒸

民箋濡毳之毳忝卽小毳箋懲艾之艾羸卽絲衣序靈
星之尸之靈在春秋則彖卽邲降於齊師之降邲卽盟
於葵丘之葵趨卽公羊傳漸進也之漸媿卽左傳美而
艷之美儻卽招攜以禮之攜靡卽闕西辟之辟邠卽邢
茅胙祭之祭及卽鄭石制字子服之服讀卽置盟也之
置堞卽傳於堞之堞攝卽武震以攝威之之攝媿卽僕
臣臺之臺在儀禮則移卽主婦衣裼衣侈袂之侈鞞卽
朱極三之極鞞卽掘肆見衽之肆在周禮則殯卽潰瘍
之潰痍卽六曰筴祝之筴祐卽二曰造之造索卽索室
馭疫之索摩卽建大麾之麾救卽春招弭之弭鑊卽暴

內陵外則壇之之壇簠卽考工記輪輿弓盧之盧輶卽
萬之以眡其匡也之匡在禮記則攘卽暑無褻裳之褻
僇卽騷騷爾則野之騷辨卽斑白者之斑消卽省囹圄
之省籀卽告於甸人之告帑卽紛悅之紛趨卽鳥不猶
之猶述卽獸不狘之狘暴卽殷以棋之棋奎卽掃席前
曰拚之拚袂卽加夫禕之夫媯卽屬屬乎之屬呢卽仲
尼曰之尼在論語則盍卽瑚璉也之瑚趨及舉竝卽與
與如也之與歟卽三嗅而作之嗅翠卽鞠躬之鞠曙卽
鏗爾舍瑟之鏗憊卽晉文公譎之譎詐卽其言之不忤
之忤在孟子則媮卽畜君何尤之畜勦卽創業垂統之

創憲卽隱几而臥之隱恹卽爲之詭遇之詭歎卽惡是
何言也之惡僂卽懦夫有立志之懦甸卽萬室之國一
人陶之陶斲卽若崩厥角稽首之厥纏卽馮婦攘臂下
車之攘搭卽動容周旋之容在爾雅則攘卽茅搯也之
搯迂卽干求也之干勸卽助勸也之勸忤卽盱憂也之
盱愾卽述鞠也之述鸞卽餽饋也之餽監卽監視也之
監漹卽水醮曰磨之醮墮卽水出其右正丘之正猷卽
太歲在壬曰元默之默臆卽臆眈之眈几此之類悉數
難終偶因所見而筆之好學之士有能觸類引申者寓
目卽是固非區區掇拾所能盡也

周官保氏疏稱形聲之體有六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
鴿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婆之類上聲
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外聲內形然
說文無婆字宐易以嬖字闐闐仍是外形內聲衡則從
角從大會意奘非形也衡則全是會意字非形聲字也
考之說文從行得聲而在外者竟無其字擬易之曰問
聞風鳳之類外聲內形庶爲得之惟書之六體形聲居
多古人製字亦頗錯綜如韋從舛□聲乃分其所從之
舛置□於中此藏聲於形也鹽從鹵監聲乃分其得聲
之監置鹵於中此藏形於聲也至如竊則鹵廿皆聲權

則次第皆聲是聲不一聲也嚴從二口而嚴又從一口
冒從目而冒又從目是形不一形也然則六等之說固
不足以盡之

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按雉乃段字其
字當作垝從土矢聲與堵字從土者聲同經典皆段雉
爲之而垝字亡矣楊子太玄經閑次六閑黃垝范望注
曰五堵爲垝垝字他無所見惟見於此子雲多識古文
信矣許叔重失收此字學者遂不知雉爲段字陸佃埤
雅曰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
丈望文生訓實非古義

十百千皆有本字而萬獨無本字玉篇方部有万字云俗萬字十千也然隸續載建平五年郟縣碑云賈二万五千則漢世固有万字也水經汝水篇注云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據此則楚之方城本作萬城其或作方者正以古萬字作方形似故也然則万爲古字無疑矣說文云千十百也從十從人愚謂千與万皆從一從人人持一爲千人戴一爲万

說文有從月得聲之字而無月篆張參五經文字月部曰月音牆元度九經字樣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炊篆

文市析之兩向左爲月音牆右爲片李陽冰亦云木字右旁爲片左爲月音牆然許君鼎篆說解云象析木以炊也是以册爲象形形則非字分之爲片片二字非許意也嚴鐵橋謂月卽𠂔之省然凡從月得聲者皆隸陽唐部與𠂔聲絕遠玉篇𠂔女尾切又音牀廣韻十陽二十一麥竝收𠂔字夫二部本不相通何以一𠂔字而兼二音疑并月𠂔二字而一之故旣隸陽部又隸麥部此是誤合未足據也竊謂月雖不知何字而唐人舊讀皆作牆則斑斑可考此字蓋卽牆之古文象形字也毛詩緜篇縮版以載箋云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正

義曰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
月字正象縮版以載之形故爲牆古文
說文無藏字愚謂藏卽葬之或體也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故葬從艸而藏從艸從艸猶從艸也臧其聲也禮
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以藏釋葬實則一字此例古固
有之毛傳曰簡蘭也蘭蘭亦一字也說文葬篆說解云
臧也臧字無義當作藏字用檀弓說也藏字之義爲藏
蓄義所專相沿既久經傳無作葬埋義用者惟列子楊
朱篇述端木叔事云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
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古字古義一字千金矣

藏爲葬字則藏蓄字當爲何字曰其字當作臧從貝藏
聲玉篇貝部臧藏也是其字也臧字雖說文所無愚嘗
讀墨子節葬下篇曰計厚葬爲多埋臧之財者也則古
固有臧字玉篇所收足補許書之缺乃今本墨字臧誤
作賦而古字不見矣辨見諸子平議

易卦坎爲水離爲火水字篆作灑橫看卽坎卦說文曰
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亦坎義也乃火字篆作火
與離卦不合愚謂此殆篆者過求整齊轉失製字之意
火字當作灑其旁之灑卽離卦上下兩陽也其中之灑
卽離卦中爻之陰也字形與卦象本無不合作者將其

中畫之參差者引而齊之乃成火字其後變篆爲隸又將其旁變爲兩點彌失其真矣

廣雅哉視也或問哉是何字曰卽尙書在璿璣玉衡之在也漢人書在字或作哉州輔碑哉貴不濡是也在本從才聲哉則變從戔聲此作哉者又變從土爲從目以合於在察之義也殆漢魏閒俗書歟或哉本古字因經典皆段在爲之而本字獨存於廣雅歟

廣雅威健也字書無威字周易咸亨利貞取女吉疑威卽咸卦之咸以其取女吉故變從女漢時俗書也禘卦傳曰咸速也故有健義且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恆是

咸卦本配乾卦乾爲健咸亦爲健殆古易說乎

廣雅嗷啞並訓笑按嗷者嗟嗷啞者於乎與笑義絕遠而得訓笑者說文欠部歎吟也段氏玉裁據文選盧諶覽古詩注補其下曰謂情有所說吟歎而歌詠且爲之說其義曰古歎與嘆別歎與喜樂爲類嘆與怒哀爲類如樂記云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又云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論語喟然歎曰皆是歎字檀弓曰戚斯嘆詩云而無永嘆愾我寤嘆皆是嘆字以段氏說推之嗷也啞也蓋皆歎而非嘆也尙書堯典篇僉曰於鯀哉管子小稱篇嗟嗷

乎聖人之言長乎哉並是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之詞然歎嘆不分由來已久古書所用亦未必不混於所施詩雲漢篇王曰於乎與僉曰於異矣說苑貴德篇嗟嗟乎我窮必矣與嗟嗟乎聖人之言又異矣而廣雅嗟啞並訓笑則尙與古義合宜表而出之啞卽於字因訓笑故從口耳

玉篇一部所收字與說文同但天下沾禿禿古文耳部未乃有下字注竹瓦切而不說其義必後人附益非顧氏之舊也下卽寡之俗字一人爲寡正如龍龕手鑑所載丕爲多養爲矮卽爲棄爾爲暗之類俗書鄙俚大率

然矣

玉篇之末附分豪字樣二百四十八字其中多鄙陋不經如台我之台三台之台本是一字乃分台台二字云上湯來反星也下羊支反我也臧否之否否秦之否亦是一字乃分否禿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鄙反屯禿又如咀含字作咀詛祝字作詛二字有從口從言之別而從且得聲則同乃列咀咀二字云上茲治反罵也下慈呂反咀嚼以兩字謂皆從口猶屬可通謂一從且而一從且不知且是何字徧考經傳並無台禿咀諸字抑何鄙陋乃爾顧野王當不至此也

說文無塔字梵音初入中國譯者蓋卽以鞞字爲之一切經音義卷五出佛塔二字云經文從革作鞞是其證也又曰或云塔婆或作得婆是塔之音轉而爲得矣卷十又出偷婆二字曰經中或作兜婆或云塔婆或言藪斗波是塔之音又轉而爲偷爲兜或引而長之爲藪斗矣梵音無定不獨其字不必定作塔并其音亦不必定如塔也偶讀阮文達塔性說因記之

說文無樾字淮南子人閒篇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注曰樾下眾樹之虛也則漢世固有樾字矣而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本大

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則越字又不從木同一淮南而有作樾作越之殊嘗謂此是高許二注之別許書無樾字則許慎所注淮南必作越而作樾者高誘本也余之生也先大夫初名之曰森字之曰立甫後更命之曰樾字之曰蔭甫及中歲治經或謂樾字說文所無宜易之余謂已孤不更名名字受之先人不可易也或又謂宜去木旁作越然自先高祖以來皆以五行徧旁命名去木作越失其序矣是亦未爲可也嘗爲解嘲語曰漢諸葛孔明名亮而說文無亮字唐韓退之名愈而說文無愈字夫如孔明者可謂名臣矣如退之者可謂大

儒矣皆以說文所無之字爲名然則名何必說文所有乎且許叔重者親著說文者也於邑部出鄒篆謂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則固許君之所自出然許君自序曰呂叔作藩俾侯於許不作鄒也李陽冰以篆書顯於唐代豈不知冰凍字當作夂而冰乃凝字乎然其自署皆作陽冰不作陽夂或謂李少温之名自是凝字不知陽冰乃以字行者其兄字堅冰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堅冰例之則陽冰非陽凝審矣蓋君子雖好古亦貴從時名字氏族之行於當代者不必盡泥於古文也

石鼓有迪字卽堂塗謂陳之本字也小雅何人斯篇胡逝我陳毛傳曰陳堂塗也爾雅釋宮堂塗謂之陳竝當作此迪字潘迪音訓曰迪鄭氏云今作徇是謂迪卽徇之古文殆非也說文陳從自從木申聲古文作𠂔愚謂古𠂔迪二字聲同義異𠂔者宛丘也故從自迪者堂塗也故從辵經傳皆以陳字爲之而迪廢矣第四鼓言迪禽弟九鼓言馬旣迪竝陳列之義其字本當作𠂔凡作陳者段字也此作迪者亦段字也說文失收迪字非石鼓文則迪字竟不可見而堂塗之陳遂無本字矣是宜表出之以存古文也

有人用銷金鍋事問說文無鍋字宜何從或曰宜用鬲部之鬲字愚按說文秦名土鬲曰鬲從鬲干聲讀若過與今鍋字聲固相近矣然云土鬲則非鍋也今之鍋其卽古之盃乎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鷄父丁盃子丁父甲盃宄盃冊父考盃說文盃字在皿部云調味也廣川書跋引作調味器也是今本奪器字調味之器非鍋而何盃從禾聲與鍋亦聲近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璧李注引琴操曰昭王得瑠氏璧瑠古和字盃之變爲鍋正猶和之變爲瑠矣

漢人注經止爲譬況以正音讀魏孫炎始作翻音而梁沈約遂立紐字之圖蓋反切布滿經傳學者苦其難了不得不有以統攝之此紐弄之所由興而卽爲字母之權輿其實反切之法止是雙聲疊韻雙聲爲主疊韻輔之理本淺而易見初無艱深難曉之事亦無神妙難傳之學如東字德紅反德東卽雙聲也然德都亦雙聲德登亦雙聲德當亦雙聲德篤亦雙聲止一德字無以定其爲東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東字無疑矣公字古紅反古公卽雙聲也然古該亦雙聲古岡亦雙聲古怪亦雙聲古骨亦雙聲無以定其爲公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公字無疑矣籠字盧紅反盧籠

卽雙聲也然盧雷亦雙聲盧郎亦雙聲盧黎亦雙聲盧落亦雙聲無以定其爲籠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籠字無疑矣蔥字倉紅反倉蔥卽雙聲也然倉麤亦雙聲倉青亦雙聲倉妻亦雙聲倉促亦雙聲無以定其爲蔥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爲蔥字無疑矣如此之類略舉見例可以類推善乎錢竹汀先生之言曰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乃後人不知雙聲專言字母忘其天籟託之梵音淺見之徒詫爲絕學抑何悠謬之甚乎

未有六經先有六書然則讀經者可不知六書乎六書

中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於經義或尙無關惟段借之不明則爲經義一大蔽鄭康成箋詩注禮皆有讀爲讀曰之文於是段借之例大顯有功經學不淺而後儒乃以好改經字病之夫經字無可改讀將六書遂無段借乎今以人人共知者言之論語不亦說乎其字當作悅而經則作說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說讀爲悅乎齊必變食其字當作齋而經則作齊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齊讀爲齋乎使謂不亦說乎是言說之說齊必變食是齊魯之齊則雖三家村夫子知其不然而與言讀爲讀曰之例則雖老師宿儒搖頭而不信蓋知二五而不

知十大率然矣
古文段借字布滿經傳約舉其類蓋有三科一曰文省
如周禮故書泄作立納作內是也一曰文增如周易束
帛芟芟子夏傳作殘殘成象之爲乾蜀才本作盛象是
也一曰文異如儀禮聘禮注古文禘皆作賜大射禮注
古文獲皆作護此變其形也詩河水浼浼韓詩作滉滉
周原膺膺韓詩作朦朦此變其聲也書平秩東作說文
作平艷易服牛乘馬說文作犝牛此形聲俱變也總此
三科分爲五類段借之例亦略備矣至若明堂位篇資
禮樂之資或爲飲周官鬯人用蜃之蜃或爲謨此則直

是別本異文無關段借愚嘗欲法毛公說詩不破字卽
以訓詁明段借刺取經傳中段借之文作聲雅一書因
循未果今卽以周易音義所載各本異同及經師音讀
之異準前所陳三科五類爲聲雅五篇聊以示例或好
事者踵而成之博采諸書爲之疏證未始於小學無裨
也

文省篇

萬媯也鹿麓也咨諮也取娶也位泄也龍寵也禽擒也
血恤也亢荒也庸墉也折哲也薦薦也官館也止趾也
右佑也差嗟也備備也守狩也其箕也母拇也尼柅也

取聚也奔拚也雍甕也息熄也食蝕也菩蔀也疾嫉也
烝蒸也專搏也先洗也其期也奇倚也柔輮也喜喜嘻
嘻也余余徐徐也

文增篇

覆復也疑疑也機幾也蓄畜也苞包也輿車也斝拈介
也嘲朋也嘖顰頻也拂弗也溺弱也麓麗也噉戚也道
首也場易也似以也映夷也祀已也苞庖胞包也握屋
也藁藁也豐豐也遞豚也剗靡也盛成也效爻也埤卑
也仁人也佃田也楫楫也阪反也廣黃也極亟也開寺
也殘殘芟芟也赳赳跽跽次且也庖犧包羲也

文異篇上

繆謬也輝揮也殺弑也謙嗛嫌也構媾也資諮也窒啞
也撥撥也槩鞏也錫賜也驅馭也孿戀也詳祥也塏隍
隍也哲逝哲也嗛謙也福富也紆汙盱盱也摺簪也麤
薦也蹠蹠也飲坎也荐洊也檢險也沈枕也坻祗也經
啞臺也跽拇也誦輔也俠頰也媵膝也震振也碩艷也
黥剝也時待也澂徵也怪室也浴欲也顛造也徧偏也
權顧也抵抵也睦陸也坭泥也渥握也腕剝也凝擬也
渥劇也噫億也躋躋也資臙也旆芾沛也昧沫也際察
也翔祥也戕藏也糜糜縑靡也措厝錯也髯弗也茹絮

柳也磨摩也蕩盪也達圍也禮體也噴噴也儀議也悔
誨也功貢也撝劓也揆剡也綺倚也眇妙也曠漠也琅
莛也駘的也橋矯也揉輦也倫輪也焯槁也治怡怠也
經綸謂之經論磐桓謂之槃桓氤氲謂之細縕翩翩謂
之篇篇又謂之偏偏嗃嗃謂之焯焯嘻嘻謂之嬉嬉徐
徐謂之荼荼

文異篇中

輻輳也遂遁遯也坳坎也池沲沲也肥胖也惛懂也拊
拯也頽頽也莞莧也得德也掩揜也劓剔也閱闕也黜
黔也躑躅躑躅也

文異篇下

聚造也履禮也變辨也苞彪也啞躑也禡挖也裁財也
偉管彙也旁庭彭也還哲也桴培哀也撫宣也殷隱也
猶由也貸臧宗哉簪也冥鳴也明命也槃幡也簠膚也
禡攸祗也揣朶也蕘梯也臻洵也誘牖也斃憊也縲纍
累纍羸也齊晉也睇夷也挈翳契箭掣也壺弧也決譎
也宅圻也軌筮也澄徵也憤窒也以己也越次也擊牽
也邁妬也櫛鏞柅也儲除也躍論也黜跪也收登也斐
蔚也乘孕也孀須也既幾也稷昃也均鈞旬也室闐也
齊資也夷弟也媵蒸也紱莠也祭禘也犯範也置德也

標騷體然則幽通賦可謂之通思元賦可謂之元乎乃
至九歌九辯招魂招隱不分體例盡被騷名古人之所
不料矣
文選一書詞賦家奉爲準繩乃其體例實多可議如賦
詩宜以時代爲次多爲標目反或拘牽且特立耕籍之
目而所錄止潘安仁籍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
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然則耕籍卽潘賦之正名論文
乃陸賦之本意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
賦謂之物色義旣不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斯亦義
例之未安者乎

文選封禪書率邇者踵武巡聽者風聲與史記所載同
然徐廣曰循省近世之遺迹聽察遠古之風聲則下句
當從漢書作聽巡者風聲于義方明而與上句率邇者
踵武文亦一律傳寫倒之所宜訂正
西都賦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後漢書班固本傳無此八
字然李善注略不及此二句之義至下文商洛緣其隈
始云隈水曲也於回切則知李善本亦無此二句不然
隈字已見前何不注於前而反注於後乎又云於是後
宮乘輦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
風澹淡浮數句中獨旗字不入韵疑旒字之誤注引上

林賦乘法駕建華旗正文旗字卽涉注文而誤然本傳亦然無可訂正矣
流水之爲物以起伏見奇文士之筆端以抑揚入妙雖聖賢作述亦必由之是故富而可求也爲如不可求蓄勢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爲如欲平治天下發端口角翕闢誦之如生矣然或失之已甚則亦以文害詞賈子治安策引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語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者哉夫管子非愚人誰不知之雖云翻空易奇未免意圓語滯東坡上神宗書引論語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而曰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藍本長沙抑又甚矣

韓昌黎集感二鳥賦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朱文公考異云羌乃發語詞施之句內似未安愚謂此乃篆字之誤篆永同義詩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篆矣古人用字不避重複周易以輔相並稱相亦輔也大雅以昭明並言昭亦明也韓賦篆永並言篆亦永耳篆羌形似因而致誤國語吳語曰今吾道路悠遠篆永之文正猶悠遠二字同義古人不嫌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

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百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此段文勢昌黎曾襲用之其答崔立之書云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與曹書語意絕相似末二語曹云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韓云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一顛到閒而筆意更健可悟脫胎之法矣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子柳子厚著非國語而其文多學國語蓋其平日致力也深故能窺其罅漏而詆譏之然亦可謂蟲生木中還食其木矣
老蘇辨姦論或謂是坡公所作此固不然老蘇學識自

在二子之上當荆公未進用時天下想望風采老蘇獨著論力詆之真不媿見微知著之學其後東坡與程正叔同朝惡其不近人情力言其姦邪此正用老蘇料荆公故智乃老蘇於荆公則受知言之名東坡於伊川則負失人之咎益歎老蘇高見非坡公所及也

東坡上梅直講書謂周公之富貴不如孔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此段議論絕高蓋以天下賢才自命也其意以爲梅公門下有子瞻一人雖不達亦足以豪矣

此意未可明言故借周孔爲喻其末段自敘云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雖自言而實爲梅公言夫有大賢焉而爲其徒誠足樂矣有大賢焉而爲其師其樂更當何如末云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此正其點睛處蓋梅公當時必有歎老嗟卑之意故以此寬假之迄今梅宛陵之名雖自足不朽要之得坡公而名益重此書云云真言大而非常也

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謂光武得聖人之時先生得聖人之清然聖人之時豈光武之謂哉篇中以光武及先生對舉其後云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則語意反注重光武矣當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豈能成光武之大哉庶於賓主之間無到置之患蓋雖古人佳篇不能無疵累亦足見行文之難矣

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以甲辛二字易東西二字顧亭林等之吳人之呼庚癸愚按班固幽通賦伯祖歸於龍

虎蓋謂晉文公出亡歲在卯返國歲在酉耳乃以卯主東方爲龍酉主西方爲虎此視樊宗師以東西爲甲辛更繚以曲矣特作賦與作記體例不同故樊記有詭異之譏而班賦無艱深之誚文體固各有當也

史記淮陰侯傳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漢書作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此孟堅有意見奇轉不如史記原文矣宋子京修唐書竊用其語舊書太宗長孫后傳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新書易之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子京固好摹古然亦可見其史漢之熟顧亭林譏

之曰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便不知語出漢書矣古人之文固未可輕議也

西都賦極言西都之盛序所謂極衆人之所眩曜也篇末乃云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使讀者有悠然不盡之思而西都之盛愈見子虛賦極言雲夢之饒富篇首乃言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亦是此法孟子將言爵祿之制而曰嘗聞其略將言諸侯喪禮而曰吾未之學也文字抑揚自昔然矣凡光景自隙中注射若其小如豆者則無論隙之或方

或圓或三角或八角而其光皆圓滿如珠至方寸以上則光各如其隙不能皆圓矣此理絕不可解沈休文詠月詩云方輝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每歎其體物之工妙然月光如此日光亦如此凡光皆然未見其爲詠月也此二句體物雖工意境或猶滯乎

謝靈運還舊園作云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此二語極煅鍊兩如直用史魚事三避賢用孫叔敖三去相事蓋以避賢當去相二字也李善注乃云心愜三避之賢又云三避三黜也失其旨矣

四聲之說古人所不拘潘安仁河陽縣作云豈敢陋微

官但恐忝所荷陸士衡從軍行云飛鋒無絕影鳴鏑自
相和此荷字和字依今人並當讀仄聲而皆入歌麻韻
又如一漲字也江文通望荆山詩雲霞肅川漲則作平
聲丘希範旦發漁浦潭詩析析寒沙漲則作仄聲今人
屑屑分別殊爲多事矣

范彥龍贈張徐州詩可稱妙絕而云恨不具雞黍得與
故人揮揮字終不免趁韻注引易注揮散也於義豈可
通乎潘安仁河陽縣詩亦是名作而云引領望京室南
路在伐柯伐柯二字亦無理注引詩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然則凡不遠者皆爲伐柯瘦辭隱語豈詩乎

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此句亦有語病髮可言
短頭不可言短雖出老杜要是語句之小疵讀者不可
不知也

李太白詩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
思故鄉王昌齡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疑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此兩詩體格不倫
而意實相準夫閨中少婦本不知愁方且凝妝而上翠
樓乃忽見陌頭楊柳色則悔教夫婿覓封侯矣此以見
春色之感人者深也牀前月光初以爲地上之霜耳
乃舉頭而見明月則低頭而思故鄉矣此以見月色之

章九之六
感人者深也蓋欲言其感人之深而但言如何相感則雖深仍淺矣以無情言情則情出從無意寫意則意真知此者可以言詩乎

王維終南別業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此詩極有意味真所謂一篇如一句者讀者或未之見及也蓋詩中往還字乃一詩之關鍵其興來獨往也有無窮之勝事人不能知而自知之行到水窮坐看雲起勝事之在其中者不可勝寫矣使不逢鄰叟則亦興盡而還耳乃偶與叟遇遂談笑而忘還人讀

至此以爲尋常結句不知還字與往字正相應也苟不爲拈出負作者苦心矣

李義山韓碑詩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清廟生民兩詩並非一律清廟是周頌首篇或舉大雅首篇文王以配之猶有可言乃舍文王而舉生民不知何意或亦隨筆湊合乎竊謂堯典舜典與清廟生民詞句本不相儷儻易之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周頌商頌詩豈不較勝惜不能起古人而共質之

溫李之詩妍麗可喜然求工字句閒不能無病如溫飛卿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

帳丁年語既工而詞意亦自渾成斯誠名句也李義山
隋宮詩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天
涯工則工矣然詩意本謂天命歸於真主而乃云玉璽
歸於日角日角二字遂可以代真主乎果爾則漢高祖
有七十二黑子漢人稱高祖直謂之黑子可矣詞章之
士不求文義之安往往有此駱賓王文云類同心異者
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求
龍魚工對遂呼孔子爲龍蹲按春秋演孔圖云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然則以牽牛目孔子其亦可乎日角
之稱猶此類矣

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錄
之不解則不復錄康熙閒歙人汪立名刻香山詩集深
以此語爲不然云試舉公晚年長律其根柢之博立格
鍊句之妙果百老嫗所能解否余謂汪說是矣然老嫗
解詩正不足爲白公病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而
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
患公力矯此弊故他人所百思不到者無不脫口而出
如偶吟云老自退閒非世棄貧蒙強健是天憐高曠極
矣哭崔兒云誰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沈痛
極矣然此等句老嫗安必不能解乎公當吟髭拈斷之

時偶就老嫗一決或亦事所嘗有若其不解必深入而猶未顯出宜更改易此正可見其千辟萬灌之功伐毛洗髓之力非率爾而作也余於太傅詩百讀不厭在詒經精舍曾以書白集後命題有肄業生陸雅南詩云苦心百鍊總無痕得香山三昧矣

白太傅以長恨歌得名余謂太傅晚年實有奇奇妙妙之作若長恨一篇乃其少作雖至今膾炙人口非其至者也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由此路孤燈挑盡未成眠不合帝王家氣象皆爲後人指摘非止上窮碧落下黃泉有目連之謂矣然讀至結句則不能不服其

筆力之高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此尙是太眞所述七夕私語之詞使後人捉筆爲之則此下必敘方士復命上皇感悼然後再作詠歎之語收束全篇乃白公只作二句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絲絲無絕期以後不更著一字而已將全篇收束讀者但覺含豪邈然初無鼓衰氣竭之病此是何等筆力雖老杜猶恐未辨此也

日知錄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一條誠哉是言也香山集中多長篇重韻更所不避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游春詩押二行字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

押二藥字蓋不一而足矣昌黎集晚秋鄆城夜會聯句云五鼎調勻藥又云仍祈卻老藥後人謂勻藥之藥音略與下藥字音義不同無嫌重押愚按漢書相如傳勻藥之和具師古注曰勻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惡氣故合之蘭桂五味以助諸食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以誤後學據此則勻藥之藥仍當讀如本字與下藥字初無異讀也蘇詩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反失之泥矣

東坡梨花詩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此詩妙絕而明郎仁寶以爲旣云淡白又云一株雪恐重言相犯欲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漫此眞強作解事者首句梨花淡白卽本題也次句花滿城正承梨花淡白而言若易首句爲桃花爛漫則花滿城當屬桃花與惆悵東欄一株雪了不相屬且是詠桃花非復詠梨花矣此等議論大是笑柄又引雍陶鷺鷥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而欲互易其行立兩字愚謂立而人已先見行而魚猶未知正其措詞之妙若互易其行立二字則意反淺矣卽氏此論亦殊點金成鐵也

有卽古人成句易一二字而遂爲己有者如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易疎暗二字遂成詠梅名句是也有截去其二字而爲己有者如王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李嘉祐截去漠漠陰陰四字變七言爲五言是也有移易其上下句而爲己有者如坡詩才大本難用論高常近迂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卽用此二語以下句作上句是也若斯之類咸所未喻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己出何必蹈襲前人乎

東坡集有陽關曲二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

秋月翁覃溪先生石洲詩話謂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易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若填詞然余細按之翁說誠然矣惟取四詩逐字排比之他字無小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蘇贈張繼愿用獻字答李公擇用行字中秋月用銀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詞家每每以入聲字作平聲用右丞用客字正是入聲或客字宜讀作平也蓋此調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讀仄聲便不合律東

坡答李公擇及中秋月兩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證也
惟贈張繼愿用戲字則是去聲於律失諧或坡公於此
小疎又玉篇戲字有忻義虛奇二切此字借作平聲讀
或亦無害也今錄四詩於後精於音律者審之渭城朝
雨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
關無故人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
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暮雲收
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
年何處看

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此謂初三之月也按康誥惟三月載生魄釋文引馬云
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朏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
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靈聲周書曰
哉生霸是魄乃霸之段字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
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鄉飲酒
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不
合矣僞孔傳日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此非古義乃濫
公解楊子法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
從宋咸說謂未望亦言魄益字之誤魄當作朏此不知

古義而惑於偽孔傳之說也坡詩以初三夜為江月初
生魄不為偽傳所誤其見高於溫公矣

湖樓筆談六

湖樓筆談六
湖樓筆談六



湖樓筆談七

弟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遁甲開山圖云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
歲入九疑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
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逃暮汲水
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
原代父繇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據
此則古有兩大禹矣荒誕之說固不足據然堯典正義
引謚法曰淵源流通曰禹則禹之為禹本以治水得名
或古善治水者皆曰禹猶古善射者皆曰羿乎湯居亳

而六國時又有亳王湯呂望封齊是稱太公田和篡齊亦稱太公古名號之相襲者多矣無以斷其必無也但以爲一人化生則近乎佛家轉世之說耳
列仙傳務光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拾遺記傳說賃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夫務光成湯時人而以爲武丁時復見傳說武丁時人而以爲成湯聘之二事適相對記載失真茲爲尤矣
宋玉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配合蓋言其晚

遇也然高誘注淮南說林篇云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自七十至九十止二十年耳九十顯榮猶爲早逢矣紫微斗數稱太公望壽一百六十此固不足據然太公必享大年可知故其七十讀書正其勝衣就傅之年其九十顯榮乃其弱冠登朝之日也漢郎顛稱顏回十八天下歸仁然列子稱顏淵壽十八則天下歸仁之日亦其頭童齒豁之年矣是故蚤成不足喜晚遇不足悲辟草木之榮枯亦各以其時而已惟論衡稱召公年百八十而說苑建本篇又稱周召公年十九而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是召公早慧而又大年古賢臣所魁見其得天

獨厚者歟

晏子裸篇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按泯子午之書盛爲晏子所稱而其書不傳其名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古來著書之士如此者當不獨一泯子午矣可勝大息又按管子四稱篇載桓公問管子管子每對必云夷吾聞之於徐伯曰徐伯亦不知何人其管子之師乎今其言雖幸託管子之書以傳然世之知有徐伯者尠矣傳不傳豈非命歟

管子內業篇桓公使管子求寧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管子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此婢知詩更在鄭家詩婢之前矣晏子諫下篇曰嬰有一妾能書管仲晏子一以君霸一以君顯乃其家一婢一妾亦非常人管婢知詩晏妾能書亦論古者一佳話也今晏子書一妾誤作一妾遂使風流勝事爲之淹沒余著諸子平議始訂正之

湯祝網而漢南四十國歸之然四十國不知何國也公劉遷幽而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然十八國亦不知何國也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然五十國亦不知何國也

徐偃王行仁義而江淮閒服之者三十六國然三十六國亦不知何國也推之塗山之會萬國孟津之會八百國更無從稽考矣封禪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記者正十有二信博聞強識之難矣

嘗讀孟子至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樂正裘牧仲幸而為孟子所記憶從此姓名千古矣其三人者不幸而不為孟子所記憶則遂湮沒無聞矣在孟子當日不過一沈吟閒而傳與不傳即繫乎此人知富貴窮賤有命存焉而不知身後之名亦自由命不然彼五人者何以有

傳有不傳哉

列子楊朱篇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按列子雖多厲言然端木叔必實有其人大都輕財好施與以貧其家亦豪傑之士也據云德過其祖知其爲子貢之孫但不知其爲孫與爲曾公與詩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云子貢之世蓋古語然也子貢以

貨殖起家至端木叔乃一舉而空之聚必有散成必有毀亦理數之常歟故無而能有者子貢也有而能無者端木叔也無而能有易有而能無難

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與孟子同時也乃二子之書無一語相及是孟子當日不知有莊子莊子當日不知有孟子也千載而後二子名滿天壤在當日則亦東家邱耳安必其相知哉雖然使二子而相遇則見於孟子書者必莊生理屈見於莊子書者必孟叟詞窮從此是非蠡起矣吾故以孟莊之無言而笑朱陸之多事也

左傳所載有文在手者三人所習知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閻姓出自姬姓昭王少子生而手文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云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何周人有文在手者之多乎殆因唐叔虞事子孫各尊其祖競爲美談以自誇異遂成一轍矣

王子淵洞簫賦夔妃泮法李善注曰妃未詳也愚按左傳云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然則夔之妃卽元妻也而云夔妃泮法豈夔之典樂妻亦贊助之歟漢時古

書猶在必有所據意有仍氏之女非止容貌之美其材藝亦有過人者也夫周姥不能談詩而夔妃乃能作樂唐虞之盛五臣而外有婦人焉斯亦奇矣漢書古今人表列后夔於上中列元妻於下上蓋因厥子而累及其母或未允乎

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誅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

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按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見於墨子而其事本末不詳獨見於此末句弓矢字乃弑字之誤墨子所云伏弑而

死是也杜伯之事儒者疑之然所引周春秋必周史所紀載墨子實親見之且至秦漢閒雍管尙有杜主之祠爲小鬼之最神者豈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乎杜恆之死自是冤獄而其禍起於女鳩婦女之階厲自昔然矣列女傳齊威王卽位九年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按北郭先生不知其名說苑成侯卿對威王曰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北郭先生其卽刁勃子歟

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之事存乎史氏紀載者半存乎委巷傳聞者亦半學士大夫之所知史氏紀載之事也愚夫愚婦之所知委巷傳聞之事也然學士大夫少而愚夫愚婦多則史氏之紀載不敵委巷之傳聞矣是故元霸爲唐高祖子史固有之然不壽早死無所表見而至令傳其神勇比擬關張唐薛仁貴宋楊業皆一代名將史固有之然其後裔亦無聞焉而至今稱道其家風以爲美談沿習既久雖士夫亦誤信之趙雲菘甌北集有關索嶺詩云未必傳聞盡僞史策真亦善於解嘲矣乃如漢書律厯志所載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

周閒夫殷周之閒事蹟具在烏有驪山女爲天子之事當日陳之朝廷傳之史策何歟是知不經之說自古有之好奇輕信亦所不免後世負鼓盲翁登場優孟附會古人張皇幽渺復何尤焉

又按驪山女者戎胥軒之妻中滴之母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滴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顯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其元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

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者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稱之曰我先酈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酈山酈山女蓋申侯娶於酈山所生之女以母名子古有此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醜聲姬杜注曰顏醜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此以母名女之例也申姜姓之國然則驪山女姜姓也驪山女爲戎胥軒妻適當商周之間與張壽王所言正合其後自蜚廉至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至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秦至始皇而有天下然則驪山女之遺祚孔長矣傳至後

世并有爲天子之說度其在當時必有非常材藪爲列國所稱道者也神仙感遇傳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母指授祕要撰爲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乾元二年表上之驪山老母其卽驪山女乎至今流俗相傳猶有此名余爲詳考之如此使有好事如楊升庵者爲驪山女外傳當必古艷可觀也

昔堯之禪舜也先以二女女之及舜禪禹未聞有此事然戰國魏策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此帝女何人意者舜亦以女女禹如堯故事乎夫舜起側

陋無所表見二女嬪虞觀厥型也若禹則治水成功聲
教訖於四海詢謀僉同復奚試焉乃亦循二女女之之
例何歟使劉知幾得此事益滋疑竇矣漢魏之際釐降
二女以嬪於魏率由舊章不亦古乎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
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傅子曰禹十二
爲司空之數子者雖云早慧豈其然乎太子晉事見周
書其年已十五矣古人文字喜爲已甚之辭稱其早慧
則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語其晚成則曰曾子七十乃
學名聞天下王充有語增之篇非無見矣

范曄曰呂望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
墨子乃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
土服則以呂望事爲閔天泰顛事矣論語曰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易林乃曰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則以箕子
事爲微子事矣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馮衍顯志賦
乃曰臯陶釣於雷澤兮則以舜事爲臯陶事矣尸子曰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鄒陽上吳王書乃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則以孔子事爲曾子事矣鬼谷子午合
篇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尙三入殷朝
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呂尙事於書傳無見蓋因伊

尹而類及呂望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墨翟事於書傳無見蓋因孔子而類及墨翟且因周公而類及文王也古人之文其猶九方皋之相馬乎得其意而牝牡驪黃有所不計至後世文字日密而體格日卑矣

周之尹氏詠於詩書於春秋至東遷之後詩人歌詠彼都猶稱尹吉可謂盛矣困學紀聞引錄異傳所載尹氏一事余讀列子周穆王篇又得一事輒并錄之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

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列子雖多厲言要亦因尹氏當日聲勢赫然故從而附會之前一事可爲世家巨族法後一事可爲世家巨族戒

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文
子爲通元真人庚桑子爲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
隨號稱爲真經事見舊唐書禮儀志今石刻尙在蓋屋
縣樓李肇國史補云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
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然
則唐時固以此四子書列學官矣自宋以來以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列學官亦稱四子書是以儒家之言襲彼
元門之號且孔子之聖非思孟之儔而大學一書亦未
定爲曾子之作四子之名不無可議乎
奇肱氏獻飛車周公破之不以示中國聖人之意不欲

以機巧教天下也指南車亦周公所制以送荒外之來
朝者多材多藝之聖人其智巧豈出公輸偃師之下乃
制度秘而不傳工師無聞焉蓋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
以行水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能如是是亦足
矣然奇智異巧中國亦往往有之晉書宣帝紀乘追鋒
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斯亦神速之至乎舊
唐書李臯傳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
則舟以輪運亦昔人所有矣推陳出新無所不有若拾
遺記所載宛渠之民乘螺舟沈行海底者在他日或竟
有之亦不可知也

陰疑於陽必戰誠哉是言乎是故有孔子則有少正卯
矣有子產則有鄧析矣桓譚新論曰少正卯在魯與孔
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然則少正卯
者疑於孔子者也呂氏春秋曰鄭國多相縣書者子產
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
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然則鄧析者疑於子產者也孔子
不殺少正卯不能治魯然非孔子不能殺少正卯子產
不殺鄧析不能治鄭然非子產不能殺鄧析夫元黃交
戰兩敗而俱傷者豈少也哉
東坡安期生詩引云安期生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

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
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子每讀此未嘗不廢
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
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以上並東坡之說余謂古出世
之士其始皆有意以用世者也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
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授以丹訣遂不復之京師後人
題飛吟亭云金丹一粒誤先生然則洞賓亦安期生歟
唐陳陶詩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又云
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其自負亦不淺矣
乃讀南唐書云陶遜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

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媪貨藥於市歌
曰籃采禾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然則俗傳八仙中
之藍采和卽陳陶也以皇家結網之疏而麟鳳化爲麋
鹿亦足悲矣至陳圖南事則更可怪聞見前錄云陳搏
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題詩
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
其後云蘇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然則先生
之志視前數公更遠矣又稱其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
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

華山爲道士是先生之入華山而仙猶虬髯公之至扶
餘國而王皆無聊之極思不得已之變計也後人乃津
津樂道之曰仙乎仙乎不知仙者乃千古傷心人別有
懷抱也羅隱始名橫十上不中第乃改名隱方其爲羅
橫也是一人也及其爲羅隱也又一人也前後兩人若
是者多矣

伍員事在國語皆稱申胥韋昭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
之子子胥也名員曾昭二十年奮誅於楚員奔吳吳子
與之申地故曰申胥然則申胥與申包胥兩名相混矣
余舊厲仁和之臨平鎮有申包胥廟不知其立廟之由

今乃知卽伍子胥廟也其地近錢唐江入海處世傳伍子胥爲潮神是宐有廟云申胥廟者從國語所稱也俗士止讀左傳不讀國語因誤以爲申包胥矣今有申包胥廟又有伍子胥廟蓋不知申廟卽伍廟而重立也兵燹後久不至臨平矣偶筆於此告居其地者

公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善之臧孫之妾織蒲孔子非之事固有因人而異者乎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滷韭生韭襍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陳雷侯李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多儉悛惡

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薤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品人問其故曰二九一十八問者大笑此二事極相類然一見其清貧一見其鄙悛矣是故祭遵以布被見重而公孫宏以布被蒙譏王良之妻以布裙表其儉而王莽之妻以布蔽膝著其詐

齊書稱周顒何胤並精信佛法而周妻何肉各有其累此拘墟之談也按淨諸業障經云無垢光比丘遇媼女呪術因其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汝有心邪曰我無心也佛云汝旣無心云何言犯又未曾有經曰祇陀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

言汝飲酒時有何惡邪答曰國中豪族時時相率齋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佛言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以此言之周何二公自不精進妻肉兩端何累之有是故齊桓公負婦人而朝不害爲霸鄭簡公抱鐘而朝不失爲治

天堂地獄在佛家初無是言乃其後展轉增加之語也何以言之四十二章經其初入中國之書也有云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夫使佛教本有天堂地獄之說則言天堂必言地獄乃以地上與天堂相儷則地獄之說爾時無有矣卽天

堂二字應別有說古書多段借天堂者天上也上尙古字通在彼教書亦有之如和上之爲和尚是也此經疑本作天尙天尙之與地上文雖異而義則同秦漢閒書若此者衆後人不達尙字之義加上作堂旣設天堂之號遂立地獄之名劍葉刀山流爲圖繪矣

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國碑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又云七日一薦洗心反素論者謂卽今天主教固己惟景教之義未詳愚謂景教者丙教也唐人諱丙故以景代丙丙教者火教也據冊府元龜所載天寶四載之詔知景教初入中國謂之波斯經教所建寺名波斯寺王溥

唐會要云波斯國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然則天主卽諸胡所事火祆也丙者火位故謂之丙教後又避諱改作景教而其義乃不著矣碑文云景宿告祥景宿卽火宿也又云懸景日以破暗府謂火也日也景教之義可以瞭然又云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余讀其文爲之大息夫海外諸國以中國爲唐人至今猶然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此語蓋驗於千載後矣

釋迦譜言摩竭提國優樓頻羅迦葉兄弟學於仙道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

火龍恐相害爾佛入室中惡龍吐火發燄衝天世尊卽入火光三昧龍反遭火藏身無地輒投佛鉢迦葉師徒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爲彼外火之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三夜帝釋眾第四夜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光現汝事火邪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卽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

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卽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同奔兄所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按此可見事火諸胡之大概迦葉兄弟三人已歸佛教而其徒撮拾餘論傳播中原至今未艾可慨也景教流行中國碑稱三一妙身无去真主其文真字屢見曰常然真寂曰戢隱真威曰鍊塵成真曰亭午昇真曰真常之道曰占青雲

而載真經曰潤色真宗而迦葉亦屢言不如我道真今禮拜寺又名真教寺可知其所自來矣

爾雅所載四極四荒之名實莫知其所在古時必有紀載學者罕能言之矣史記載騶衍之說以爲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當時斥爲怪迂莫信其說漢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後世無傳焉佛氏書入中國乃有四大部洲之說更爲學士大夫所不道然自泰西諸邦交乎中國海上往來捷於鸞輪於是始有五大洲之名曰歐羅巴曰

利未亞曰阿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至
近時魏氏海國圖志則謂阿細亞歐羅巴利未亞此三
洲者共爲釋典之南瞻部洲南北亞墨利加則爲西牛
賀洲至墨瓦蠟泥加則西士未能言其詳不知於釋典
當屬何洲而釋典之東勝神州北具盧洲則阻於南北
冰海更無從問津矣茫茫海宇雖西士如墨瓦蘭者尙
不能周知大雄氏之法力真不可思議乃鄒衍在戰國
時先有大九州之說博覽宏識更出大雄氏上烏呼先
秦諸子若鄒衍者其聖矣乎
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不知聖人當

日何倦倦於海外如此乃至今觀之東洋諸國如日本
琉球朝鮮皆服習儒書涵濡聖教而自泰西諸邦交於
中國亦皆翻譯經書流傳其地更數百年後必與東洋
諸國同染華風孔子之教愈行而愈遠矣子思子曰是
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烏呼斯言也其弗信矣乎
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混濁若清水
珠入水卽淨不知清水珠是何物後讀宣室志云馮翊
巖生嘗游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或

日珠也因以彈珠名之其後生游長安乃於春明門逢
一胡人叩馬而言衣橐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以彈珠
示之胡人奉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願以三十萬
爲價曰此寶安用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
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中冷然洞徹自亡此寶
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
求之今果得於子矣然則清水珠寶有此物佛經所云
真實不虛也

宋鄭景璧蒙齋筆談云余童子時大父魏公自湖外罷
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

寺題二詩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
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
松呂始至時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按元
人有洞賓度城南柳襍劇蓋卽本此然誤松爲柳矣
生必有死人之常理聖人知其無可柰何故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蓋以身之不能常存而冀其名之不
至於泯滅也乃仙之人則起而笑之以爲身後之名於
我何有哉於是有龍虎鉛汞之說取坎填離之法金丹
既成大約一二百年間可以不死矣乃佛之徒則又起
而笑之以爲天地之氣不能常聚而不散今強制之使

不死此豈長久之道哉一旦強制之力稍有疏懈則前功盡失矣夫吾身未生之初自有虛靈圓妙者存吾但保守此而已其軀體之存亡可勿論也能保守此者則雖齒危髮秃恆幹將毀而死於此者又生於彼所謂天地壞而者箇不壞也是故道家求長生佛家求不死總而言之仙佛兩家不外畏死之一念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信哉

關尹子三極篇曰蚶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蚶蛆互相食也此五行相克之理佛家果報之說所從出歟列子天瑞篇曰鷓之爲鷓鷩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此五

行相生之理佛家輪迴之說所自來歟

岳珂程史云元祐閒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檮蒲之儔咸在焉博者六人方拈一局投迸盆中五皆旅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者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邪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此雖戲語而足見東坡之用心入微以此讀書定無閒不入也相

傳有獻趙子昂洗馬圖於鉅公者中有一馬自水出圍人曳以繩或訾之曰是非真本也某所見真本其繩勁直今繩不直便不見圍人用力之勢矣鉅公以爲然卻弗受或人因以賤值得之重付裝潢直其繩而獻之得重值焉聞此乃乾嘉間一名流事似非美談故不著其名雖然讀書得閒不當如是歟

湖樓筆談七

